



華人 與

菲律賓革命



洪玉華、吳文煥



華人 與 菲律賓革命

洪玉華、吳文煥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一九九六年八月

Copyright 1996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Published in Manila, 1996

by: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ISBN: 971-8857-09-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For inquiries on other publications, please
contact:*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Rm. 1101 State Center Bldg.

333 Juan Luna St., Binondo, Manila

Tel Nos.: 242-0808; 242-3123

Telefax: 242-0923

E-mail: kaisa@philonline.com.ph

Printed by: Eljay Printing Co., Inc.

3329 Zapote St., Makati City

Tel. Nos.: 895-3630; 895-5722

Fax No.: (632) 897-1474

華人與菲律賓革命

洪玉華、吳文煥

前言

提交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岷里拉大旅社舉行的一八九六年菲律賓革命國際會議「菲律賓革命及以後」論文。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華人是保守的、畏事的，只顧賺錢，不問政治，在菲律賓的重大政治事件中，一向是保持中立，不願介入，更遑論革命。那麼，在一百年前菲律賓的反西革命中，菲律賓的華人究竟是扮演一種什麼樣的角色呢？他們可曾發揮過什麼作用？

在菲律賓慶祝反西班牙革命一百週年的時候，作為華裔菲人或 TSINOY，有機會獲邀請出席慶祝菲律賓革命一百週年的國際研討會一事本身，不但對我們來說是一種的殊榮，而且也是對本國華人在菲律賓反西班牙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種承認和接受。對華人來說，參加這樣的研討會不但是義不容辭的，而且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甚至也許可以這樣說，沒有華人的代表參加這樣的研討會，對菲律賓革命一百週年的紀念和研討，將會是不完整的。借用已故的歷史學家陳守國博士在其關於華人混血兒的著作中所說：「菲律賓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作為了解當代社會的基礎，將會是不完整的，除非我們把華人混血兒對我們發展成為一個民族的貢獻考慮在內。」①

我們可以從許多層次來探討華人在菲律賓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關於華人在菲律賓革命中的貢獻，過去曾有一些的個別文章提及。一些有關這一方面的資料，散見於有關菲律賓歷史，包括地方史的各種著作中，但迄今還沒有任何學者就這一方面進行過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出版一部有關這一方面的專

著。因此，本文可以說就是為填補這一方面的空缺而作的一種嘗試和努力，但更重要是的，也藉此同偉大的菲律賓人民共同慶祝我們革命的一百週年。

早期的反西起義

其實，華人固有其馴良、畏事、保守的一面，但是，在受到壓迫、迫害的時候，也不是只會逆來順受的。

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這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普遍現象，也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僅從秦朝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算起，中國人民二千多年來反抗壓迫、反抗侵略的起義和革命，就有數百次，從而形成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事實上，在海外華人中，就有不少是在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起義（1851—64）被鎮壓後，逃到海外的革命志士。

如果說菲律賓的第一位民族英雄拉布拉布在一五二一年菲律賓的第一次反西「革命」中殺死了麥哲倫的話，那麼，在七十二年後，一五九三年，華人潘和五，領導西班牙遠征隊二百五十多位被勞役的華人船工起義暴動，殺死船上的西班牙總督俞易斯·帛禮示·黎·拉斯馬仁迎斯，當可使潘和五也成為一個華人的英雄，菲律賓的英雄。對此事件，《明史》記載道：「蠻人（指西班牙殖民者）日酣臥，而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箠死，等死耳，否亦且戰縛，死未晚也。』」②這場殺西督的起義，也可算是西統三百多年間，菲律賓人民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一次「革命」。

西班牙在統治菲律賓的三百多年間，曾六次屠殺華人。這些屠殺華人的事件，史書上有的就稱為「華人起義」（UPRISING），如一六〇三、一六三九、一六六二、一七六二，特別是一六三九年的屠殺事件，實際上就是被強迫拉到甲南描服苦役的華人，不堪西班牙殖民統治者的壓迫、迫害，而發起的一場起義或革命。在當年甲南描對華工的勞役中，僅在

首幾個月，就有三百多拓荒者喪生，遭受虐疾痛苦的折磨。陷於絕境，這些拓荒者以武洛刀、竹尖及農具武裝自己，殺死了唐·俞易斯·亞里亞斯·黎·莫拉（無情、殘暴及過份敲詐的社長）。③這次起義導致對華人的屠殺，各地有二萬五千人（一說三萬人）在這次暴行中喪生。

六次屠殺，十萬人命，再加上集體驅逐、行動限制、特課重稅，以及其他充滿種族歧視色彩的殖民統治措施，可以說，使華人在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的三百多年間，受到特別沉重、殘酷的壓迫和迫害。即使在一八九六年的菲律賓革命中，華人也和菲人民一樣，橫遭西班牙殖民統治者的任意殺戮和迫害。由倚劍生編纂的《中外大事匯記》、《論說匯》卷首中的五月《星報》曾報導過當年西班牙兵船到埠，探兵登岸，鎮壓宿務革命時，宿務華人的悲慘命運：「班（即西班牙）總督飭兵縱火，凡土人屋宇，與華人舖戶，焚毀一空，是時各國商人，皆有領事護衛，獨華人以護衛無人，頗覺手足無措，東奔西蕩，各自逃生，有死於炮者，有死於火者，又有死於兵者。合埠華人九百餘名，逃出者只有兩人，殘殺情形，幾於不忍卒讀。」在這樣的壓迫下，華人有可能不反抗，不革西班牙的命嗎？

在這裡，還可以舉出一個鮮為人知的例子，以說明西統時期華人參與菲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鬥爭。在一七七三年，即使遠在蘇祿，即有四千移居那裡的華人，支持賀洛島人民的抗西鬥爭，組成武裝，共同對西班牙船隊作戰。④這四千華人，許多是在一七五八年受西班牙統治者之害，從岷里拉被驅逐到賀洛居住的。

LUIS DERY 在其《劉亨賻將軍及其在菲律賓革命中的地位》（GEN. JOSE IGNACIO PAUA AND HIS ROLE DURING THE PHIL. REVOLUTION）一文中曾深刻地闡述了華人參加菲律賓革命的原因：

「肯定地，他通過他同一些卡智奔難成員的聯系，獲悉其華人同胞的困境。因此，他同情菲人的事業。這時，他已認識到，在菲律賓的華人居民要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獲得自由，一個

激進的解決辦法是必要的。對劉亨賻來說，這一解決辦法就是反西班牙的革命，這意味與菲人分離主義者聯手。他同卡智奔難成員的密切關係顯示了這一信念——他反對其以陳謙善為首的華人同胞所採取的和平的，往往是機會主義的解決辦法，陳謙善尋求在岷里拉建立一個中國領事館，以保護菲律賓華僑的利益。對劉亨賻來說，前一解決辦法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因為它意味結束華人和菲人在西班牙統治下遭受的痛苦。」（p.3）

誠然，無論是潘和五的事件或甲南描華人的起義，都像菲律賓在一八九六年革命以前，在西統三百多年間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一、二百次革命，是局部的、孤立的、地方性的那樣，不但有其局限性，也沒有同全國人民匯成全國性的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但是，不管怎樣，無論怎樣同當年的其他反西革命比較，就作為本地居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者的壓迫和迫害這一點來說，它們也應該算作反西的革命，是菲律賓歷史上反西革命的一部份，是非人民反西革命傳統的一部份。

這一事實受到一位早期的歷史學家，RAFAEL CABALFIN LONDRES 的承認，他在其一九二三年的專題文章 LIVES AND MEMORIES - SONS OF THE REVOLUTION（生活和回憶—革命之子）中，把一六〇三年和一六六二年的華人起義，列入其反西起義的編年史中。（p.6 和 p.8）

華人混血兒

華人混血兒，即華菲混血兒，是華人移居菲律賓的一種自然產物。但這種作為華菲異性自然結合的結晶之混血兒，在菲律賓社會、菲律賓歷史，乃至菲律賓革命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卻是他們的父母，他們自己，乃至鼓勵華人天主教化及與菲人通始的西班牙當局和神父始終所料想不到的。

正如歷史學家陳守國所說：「他們在形成菲人中產階級、鼓吹改革，在一八九六年的革命，及在形成現在被稱為菲律賓

民族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⑤

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歷史條件下，一個以華人混血兒爲主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階層在菲律賓社會形成了。這個華人混血兒中產階級知識份子階層，不但領導了著名的改良主義的宣傳運動（PROPAGANDA MOVEMENT），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扶西·黎利（JOSE RIZAL），馬西洛·H·黎·畢拉（MARCELO H. DEL PILAR），羅帛斯·哈因那（LOPEZ JAENA），而且領導了菲律賓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革命，其最主要代表，就是在九十八年前在甲美地省加威特市宣佈菲律賓獨立的蔭美溜·亞銀那洛將軍，菲律賓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這個華人混血兒階層，不但在菲律賓民族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且是最先提出菲人的民族感和民族意識的人物，他們便是帛洛·巴典諾（PEDRO PATERNO）和格里古溜·山仙戈（GREGORIO SANCANGCO）。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菲律賓革命，乃至菲律賓民族的形成，同華人混血兒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對此，歷史學家陳守國博士在其《華人混血兒與菲律賓民族的形成》的論文中有十分詳盡和全面的論述。在這裡，且讓我們引述編纂《菲律賓反美起義》的約翰·泰羅（JOHN TAYLOR）上尉很能說明這種情況的一段話：

「……在過去幾年中領導起義的土著幾乎皆有部份的華人的血統……華人混血兒，華人的後裔，有許多是在西班牙和歐洲其他地方受教育的，是群島財富上及知識上的領袖，他們在推翻西班牙政權中是起主要作用的。他們是這樣的人，聲音最大，以有權利代表群島的人民講話自誇。認出他們往往不是容易的；他們……傾向於稱自己爲菲人……但在菲律賓反美起義中，在有足夠重要性需要另卡分類其文件的一百六十四人中，有二十七人看來毫無疑問是華人的後裔。一次更仔細的調整可能會增加其數目，阿銀那洛是這二十七人中的一個。他的內閣中有兩個，他的將軍中有九個（其中一個是純粹華人），他的兩個內閣或政務院首長中有一個，還有其主要的財務人員。」

⑥

在財政上，華人混血兒對菲律賓革命的支持也是十分重大的。在我國的民族英雄中，對革命軍和革命政府的財政作出顯著貢獻的 RAMON ONGPIN、LUIS YANGCO、MARIANO LIMJAP、TELESFORO CHUIDIAN，都是華人混血兒。據 LA GUERRA EN FILIPINAS 一書記載，MARIANO LIMJAP 和 JACINTO LIMJAP 兄弟，在他們捕的一天前，即為岷里拉的志願軍捐獻了一百萬批索。（p.419）

南文·王彬據報秘密同反叛份子合作，他強烈同情安禮示·文尼法壽的理想。他為革命志士提供資金、糧食和其他供應品，他的商店成為宣傳材料的一個站。一八九八年二月六日他的商店被燒毀後，他把一家保險公司付給他的保險金的百分之九十捐給了亞銀那洛。他對美國人是這樣的憤恨，他因其革命活動而遭美國人關禁，以致他據報「不向美國人賣任何東西，他敦促他的孩子，美國人的錢一分也不可接受。」⑦

為了進一步說明菲律賓革命與華人混血兒的淵源，在這裡還可舉出一些有趣的事例：

* 黎利於一八九二年組織的《菲人聯盟》（LA LIGA FILIPINAS），是在一個叫做 DOROTEO ONGJUNCO 的華人混血兒家中成立的；其地址為岷命洛區依拉耶街一七六號。該《菲人聯盟》的資助者，有許多華人混血兒；

* 革命組織卡智奔難的機關報《自由報》（KALAYAAN），是在一個叫做 PIO VALENZUELA 的華人混血兒家中秘密出版的；其地址為仙尼龜拉斯區拉未沙禮斯街三十五號；

* 一八七二年在甲美地起義中遭處決的三位著名神父武戈斯、戈末斯和沙莫拉都是華人混血兒；

* 著名的甲美地十三烈士，據說也全是華人混血兒；⑧

*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菲律賓宣佈獨立時演奏的國歌之著名作曲家 JULIAN FELIPE，也是一位華人混血兒；

* 而且在這一天演奏菲律賓國歌的樂隊 BANDA DE SAN

FRANCISCO DE MALABON 的主有者，竟也是一位華人混血兒；

* FRANCIS ST. CLAIR 在 KATIPUNAN (1902) 一書中指出，約百分之九十的富有革命志士是華人混血兒；(p.99)

* 在去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在菲大文學院舉行的關於全菲各地華人的研討會上，菲大的兩位歷史教授，ISAGANI MEDINA 博士和 JAIME VENERACION 博士，分別提交了有關甲美地和馬洛洛斯的華人之論文，論述了甲美地和馬洛洛斯這兩個在菲律賓革命史上有着顯赫地位的地方，同華人，同華人混血兒的淵源。未珍那博士援引大量的教堂檔案來論證當時甲美地革命領導層的人物普遍具有華人血統；敏尼拉爾博士則論述了華人在馬洛洛斯都市化中所起的作用，以致成為馬西洛·黎·畢拉當年決定選擇馬洛洛斯作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一個重要因素。甲美地是菲律賓宣佈獨立的地方，而馬洛洛斯則是馬洛洛斯國會和馬洛洛斯憲法的所在地和誕生地，這兩個地方在菲律賓革命史的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然則，它們同華人混血兒的淵源竟是如此之深，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我們列舉這些史實和史料，並無意渲染或誇大我們的民族英雄作為華人混血兒或具有華人血統的作用，因為我們必須認識到，事實上也是如此，當年這些華人混血兒，「傾向於稱自己為菲人」，也認為自己是菲人，華人混血兒或華人的血統，在他們的意識中畢竟是次要的，甚至不被接受或承認。扶西·黎利在一八九六年被宣判死刑時甚至宣稱：「我不同意。這是不公正的。有人說我是一個混血兒，這是不對的。我是一個純粹的土著。」^⑨但是，指出他們的混血兒背景和華人淵源，就史實和史學的角度來看，無疑也是必要的。

革命中的純血統華人

以上我們講的都是華人混血兒與菲律賓革命的淵源，相對

於華人來說，是比較間接的。現在，且讓我們直接談到華人與菲律賓革命的關係或淵源。而說到這一點，就不能不提到菲律賓革命的一位華人將軍，被著名歷史學家趙多洛·阿銀絲溜稱為「比菲人更菲律賓化的」劉亨賻將軍了。

關於劉亨賻將軍的事蹟，知道的人雖然不算普遍，在菲律賓歷史的教科書中沒有被提起，但在個別有關菲律賓歷史的著作中，畢竟也曾被提到，並有人給他寫過傳記（如俞易斯·德里和格里古溜·賽地博士，及中國的歷史學家周南京教授、鄭炳山），在報刊上介紹過，且曾於五十年代拍成電影。在這裡，我們並不打算就他對菲律賓革命的貢獻作太詳盡的描述。作為華人對菲律賓革命的貢獻之代表，只要指出他當年領導甲美地省伊武斯社的兵工廠，為革命軍製造軍火和武器，並自菲律賓各地華人籌募大量捐款（達數十萬批索）支援菲律賓革命這兩點也就夠了。至於他本人在戰場浴身奮戰的情況，且讓我們引述阿銀那洛將軍後來在憶述他時講的一段話：

「一八九七年。革命軍禦西軍於甲必地，華僑同情於菲島革命者甚多，入伍從戎者亦不少。大都僑寓甲必地者。侯將軍與伊大弼 BENITO ILAPIT 為余當時之左右手也。兩人與予妻有戚誼，皆年少氣盛，在軍中每不相能。侯將軍之勇敢，尤令全軍動色。每戰必身先士卒，當兩軍嚴陣相待時，兵士皆伏身戰壕以待發。獨侯將軍挺身戰壕之外，馳騁如入無人之境，予每戒之，則曰。定天下，非親冒矢石何由得。深居帷幄以待動靜，我非其人也。卒不從其諫。在戊羔鄔 BACOOR 鎮之役，我軍與西軍官亞宜禮 AGUIRRE 戰於沙堡地 SAPOTE，侯將軍深入，敵軍發暗槍，中左胸，傷甚重，全軍震動。以為侯將軍且不起，既而無事。於是神勇「苞將軍」之名，傾動敵軍。一見將軍，則全軍披靡。故老稱苞將軍有神術，斧鉞不能傷其身，即根於是。」⑩

HARPER 的《菲律賓戰爭史》（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HILIPPINES）記載，在劉亨賻在甲美地省伊武斯社第一次與西班牙部隊的交鋒中，劉亨賻和 PIO DEL

PILAR，只有二十七人，迫使由沙西道指揮的一個西班牙部隊的團，從他們的據點撤退。（p.365）

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日 BINAKAYAN 之戰中，劉亨賡率領一群持武洛力的戰士，多次同西班牙部隊作白刃戰，成功地迫使西班牙部隊撤退。（LUIS DERY, p.5）

一位純血統的華人，如此深地介入菲律賓革命，並以其彪炳戰功，從中尉一直擢升到准將，其對菲律賓革命的貢獻，當是不言而喻的。應該順便一提的是，劉亨賡還是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的裂石憲法（BIYAK-NA-BATO CONSTITUTION）的五十二位簽署者之一，是簽署菲律賓這第一部憲法的唯一華人。作為一位華人，卻能夠簽署菲律賓憲法，劉亨賡之作為菲人，作為菲律賓革命志士，其為菲律賓革命和菲律賓共和國所接受的程度，應是毫無疑義的。（參閱附錄一，洪玉華關於劉亨賡將軍的一篇傳略）

如果說關於華人革命將軍劉亨賡的事跡，知道的人還不很普遍的話，那麼，在一百年前菲律賓的這場革命，一般名不經傳的普通華人對菲律賓革命所表示的同情、參與和支援的情況，就更少為人們所知道了。除其他原因外，學術界對這個領

域缺乏發掘和研究，尚沒有任何專著加以論述，應該也是一個主要原因。值此紀念菲律賓革命一百週年之際，是我們如實地把菲律賓華人在這場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對菲律賓革命的貢獻，加以發掘、整理，並把它公諸於世，讓菲律賓人民知道，也讓華人自己心中有數的時候了。

根據我們查閱的大量菲律賓革命的檔案資料（PHILIPPINE REVOLUTIONARY RECORDS, PRR）（限於時間、人力，我們所獵及的，只能是有關菲律賓革命的浩繁檔案資料的一部份，還談不上完整），華人當年在菲律賓革命中所發揮的作用或貢獻，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直接參加

在一百年前菲律賓爆發革命的時候，親身直接參加這場革命，與菲人民並肩作戰的華人，絕非僅劉亨賾一人。事實上，當年在甲美地省伊武斯社負責革命軍的兵工廠者，除劉亨賾外，就還有另一華人。⑩

據新加坡南安會館一九七七年版的《新加坡南安會館金禧紀念特刊》先哲評傳中，史公的《侯夏鮑將軍傳略》一文，即有「華僑義軍三千」，由劉亨賾率領參加革命之說。

華人直接參加菲律賓革命的情況，還可以從下列一些史料看出：

* 阿銀那洛將軍曾說：「華僑同情於菲島革命者甚多，入伍從戎者亦不少。」（同注⑩）

* 華人被菲革命志士視為他們為自由而戰鬥的盟軍。
（PRR 79, MANILA）

* 在尋找革命的根源中，當局把它追溯到許多華人，他們是革命運動的一部份。⑪

甲美地十三烈士中的弗蘭絲斯戈·奧蘇溜（FRANCISCO OSORIO），是一位顯赫華裔之子。歷史學家拉斐·義禮洛（RAFAEL GUERRERO）指出：「安詳地，華人奧蘇溜直至他被處決時都沒有哭泣」。另一方面，在文尼法壽擁有的一個盒子中發現一張同 L·奧蘇溜拍的照片（弗蘭絲斯戈的兄弟）。雖然其他的材料認為奧蘇溜是華人混血兒，多數材料提到他的父親是純血統的華人。由於他的兩個兒子都積極地參與革命，推測老華人奧蘇溜本人是革命的直接支持者或同情者是不會牽強的，特別是考慮到以下的事實，即奧蘇溜被控購買二百五十把槍並把它們藏在他的屋中。⑫

* PRR RL 21（革命領袖—1899），提到 ISIDRO TORRES 報告華人間諜—華人 WENCESLAO LIM—在為革命志士工作。

* 根據第八十一卷的革命記錄微縮膠卷，在那些被牽涉（包括被捕的）於當年這場菲律賓革命的人的名單中，至少有

一百十六位是華人區岷侖洛的居民，其中包括基仁諾總統的父親 GREGORIO SY QUIA。此外，還有大量敦洛、仙查古律和溪仔婆的居民。這些居民，有許多還擁有華人姓氏。誠然，我們不能僅根據他們住在岷侖洛或擁有華人姓氏，就可把他們鑒定為華人。但是，在這麼多的岷侖洛居民中，特別是那些有華人姓氏的，無疑有不少華人。

* 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有關於岷侖洛組織革命軍團的報告。（PRR 72/1）

* 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三日，在岷侖洛義山發現了一些革命軍的彈藥……（PRR 209/36）

《阿銀那洛》一文作者 EDWIN WILDMAN 指出：「我們（美國）的警察不時從土著和華人的小店的不顯眼和不可走進的後房，發現在製造武洛刀和叛軍的制服。」

* PRR 第 55 卷提到，「邦邦牙的一個華人供應軍火。每把毛瑟槍有二百顆子彈，其他的有一百顆子彈。」

* 加牙鄢·黎·奧洛有一座叫做 BALAY NGA BATO（石屋）的屋子。這座屋子是由一個叫 INSIK YGUA 的華用人用兩船從廈門運來的磚子建造的。在革命時期，許多菲人士兵遭美軍屠殺，死在這座屋子，埋葬在其後院。直至最近，在萬聖節，為紀念這些死去的士兵，還有人在該屋子周圍點蠟燭。

二、捐款資助

華人捐款資助菲律賓革命，有相當部份是經由劉亨賡將軍籌募的。因為，從劉亨賡當年經手，有紀錄可稽的記載，即可多少看出當年華人對菲律賓革命的捐獻之大。

泰羅在其《菲律賓反美起義》第二卷（pp.212 - 213）指出，「在許多省的所謂自願捐款顯示，他們（華人）所支付的至少是他們居住的社區的任何人的二倍。」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阿銀那洛總統下令發行二千萬批索公債，在劉亨賡動員下，一八九九年六月二日，劉亨賡上繳 NUEVA CACERES（今那牙市）華人購買公債的十萬批索；

六月二十一日，又上繳亞眉和甘馬仁華人的四萬四千七百九十批索自願捐款；十月二十八日，他向阿銀那洛報告，他作為南呂宋專員，他親自為政府徵集了二十二萬批索。^⑭

從一八九九年五月十八日至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劉亨賻徵募及分批向菲律賓共和國的國庫共繳交了四十萬墨西哥銀元。（PRR 526/8）

據歷史學家賽地（ZAIDE）的《菲律賓革命中的華人將軍》一文，一八九九年十月，劉亨賻把他徵集到的十六萬批索用船穿越 RAGAY 灣，運到查耶巴斯岸邊，途中被美國炮艇追擊，險些喪命。

EDWIN WILDMAN 指出：「岷里拉及全群島各地的富有華人，被勸導為革命事業大量捐獻。」「……其（革命政府）當時收入的主要來源，是來自富有的混血兒和華人商人。」

根據第九十三卷革命紀錄微縮膠卷，在那些在一八九八年每月定期向卡智奔難捐款的人的名單中，可以發現許多肯定是華人的姓名。如：TAN-CAO、TAO-CHIEN、LOA TICO、TAN DIANCO、LAO-SIENGCO、YU-DONGCO、LAO-CHICHON等。

三、物資援助

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文尼法壽領導的革命軍在描仁沓瓦宣佈革命開始，撤到曼沓俞央時，即曾得到「兩間華人商店」、「二包 LA INSULAR 香煙，二盒火柴，五罐沙丁魚和五批索現款」的支援。^⑮這些援助也許算不了什麼，但它卻表明，幾乎從菲律賓革命一開始的時候，即有華人同情和在物資上支援菲律賓革命。而這種物資上的支援，可以說是相當普遍的。

根據我們從菲律賓革命檔案文件所查閱的部份資料，華人對菲律賓革命在物資上的支援，在紅奚禮示、馬洛洛斯、岱育（蜂牙絲蘭）、CATMON（宿務）、怡洛戈、美岸、仙彬蘭洛（邦邦牙）、三描、怡朗、描實描地、依巴（三描禮斯）、

丹轆、亞巴日（邦邦牙）、拉允隆、加侖必（武六干）等地，都有記載。這些物資上的援助，除捐款外，或採取捐獻、供應米、油、鹽、肉乾、水牛等食物的方式，或採取捐獻、供應火

藥、衣帽、紙筆、柴等物資的方式，也有為革命部隊搬運物資的，甚至有被安頓紐·侖那將軍派去割乾皮（PRR-AN 7, 1899），為革命軍烘焙 GALLETAS（PRR-AN 16）的，等等。（詳情請參閱附錄二菲律賓革命紀錄中有關華人貢獻的記載）

* 看一看丹轆革命英雄弗蘭絲斯戈·馬加武洛斯（FRANCISCO MAKABULOS）的照片，可毫不差錯地看出他是一個華裔，因其相貌十分像華人。有許多地方提到華人幫助為丹轆的革命志士提供他們的需要。劉亨賻本人也在一八九七年九月和十月動亂的日子裡，援助他同 MONET 將軍的軍隊在 KAMANSI 山作戰。還有一個馬連諾·林上尉，馬加武洛斯在拉牛坂的軍事指揮官，其作為華裔，想必使他能夠向華人募捐供應品。⑯（參閱附錄二）

* 拉斐·義禮洛寫道：「華人供應分離主義份子假郵票和政府的假印章。分離主義份子得大大感謝華人。⑰這種製造政府器具的地下活動，在一個華人的倉庫遭突查時被揭露了。」

我們相信，這樣的資料和記載，只要繼續發掘，還會有許多。

華人對菲律賓革命的同情和援助，也可從菲律賓革命政府發佈的有關文件看出。

財政部長 M. TRIAS 在一八九九年一月三日給南怡洛戈省長的信中指出：

「考慮到本國華人支付各種捐款，特別是資本稅，通過這一行動，他們已同化於本國的土著。⑱

QUESADA 於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一日在一封給蜂牙絲蘭省長及一些地方首長的信中說：

「……住在你指揮下的社鎮的華人，他們同情我們的事業，繼續捐獻戰爭的需要，不可受我們的兄弟打擾，他們應受到保衛，對付以他們為目標的不公正侵犯。」¹⁹

中國革命志士的支持

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菲律賓的華人都還保持中國國籍，是中國清政府的臣民。因此，在談到華人與菲律賓革命時，探討一下當時的中國人民與菲律賓革命的關係，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從這個 CONTEXT（背景）來看，我們論述華人與菲律賓革命的關係，才會更趨完整，也更能顯示出菲中兩國人民，作為亞洲國家，在歷史上遭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佔壓迫的共同命運，一向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如果說，我們在前面論述的是菲律賓國內的華人（當時還叫華僑或中國人）同菲律賓革命的關係，那麼，以下這一部份，不妨作為菲律賓國外的「華人」同菲律賓革命的關係。

在這裡，我們向大家推荐北京大學的周南京教授的一篇論文，它的題目是：《菲律賓獨立戰爭與中國人民》。我們在這裡所要提到的許多史料，實際上都是轉引自他的這篇論文的。

中國戊戌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之一梁啟超在其《論美菲英杜之戰事關係於中國》一文中曾指出：「菲律賓之逐西而抗美也，實我亞洲倡獨立之先鋒，我黃種興民權之初祖也。菲律賓而勝可以為黃種人吐氣，而使白種人落膽。目前之統領（即總統），與中國有關係（阿圭那度之外祖母中國人也）。其將帥多支那產焉。菲而獨立，使中國人有所觀感，其影響自

及於大陸，當有不期然而然者。……故菲律賓而勝，可以助中國獨立之勢，其關係者又一。」

一八九八年六月，菲律賓共和國政府駐日本代表馬連諾·奔西在日本橫濱會見領導中國革命的孫中山先生，要求孫中山協助菲革命軍購置軍火。孫中山欣然答應，為菲革命軍購置了